風言蜂語

此消彼長

據說新蒲崗色情架步一年內增五成。

因爲其他地區減少了？

唔驚有鬼

運輸署與中巴研究改善路綫。

不會是加價先聲吧！

也是因素

據說中學生盼獲性知識。淫刊因而暢銷。

九龍七

陳佳泉

六五：趙敏不友心

「那麼，現在是兩頭不到岸了？」對丘智才移民的事，趙敏倒是眞有興趣知道呢！

「不，算他命好。」趙寧說，「加拿大看來已差不多成功了。今天他已經去見了領事，回來後就忙着打聽，哦個同事有親友在加拿大。」

「哦，那他到底是找到路了？」趙敏說罷，低頭沉思着。

螢光幕上，歐英傑的講話已經完了，她們沒有興趣再看下去，趙寧就把電視關了。

「阿敏，你對移民好像很有興趣呢！」趙寧說道。

「不瞞你，如果有機會，我是想走的。」趙敏點頭。

「你眞的怕香港會變？」趙寧望着她。

「現在誰不怕？」趙敏反問。「告訴你不怕的那個人一定在騙你。難道你就不怕嗎？如果有機會到外國，你不想去嗎？」

「担心是誰都有的。可是，有時候又想，担心那麼多又有什麼用呢？香港有幾百萬人，又不只是咱們。而且，最重要的是，咱們怕也沒用，因爲根本沒有能力走，那又何必自尋煩惱呀！」趙寧無可奈何地嘆口氣。

「有時候，事情不是絕對的。事在人爲嘛！說不定，咱們也有出國的機會呀！」趙敏不灰心。

「你整天想着到外國去，卓文田呢？他也會跟你一起走嗎？」趙寧問。

「我怎麼知道。」趙敏不置可否地聳聳肩。「他的事情我管不了，我的事他也不一定要管。」

「你跟他早該是兩位一體了，還分什麼你我呢！」趙寧說。

戴臉譜的人

五九八：教訓兩年輕人

翌日下午，李偉生帶何大義來見黃亨，這是在黃亨公司的寫字樓中見面的。

聽完李偉生的介紹後，黃亨問何大義：

「既然你是阿生的同學，又是要好的朋友，我就聘用你，同時希望你能協助阿生搞好酒吧生意，如果你能做出成績來，我會考慮提升你做他的助手，副經理。」

「多謝黃董事長的提拔，」何大義高興地說，「我一定努力去做，盡力而爲的。至於當副經理，我實在不敢當，是怕不能勝任。」

「那你也不必太緊張的，」黃亨却鼓勵他，「年輕人是需要大胆，這才有所作爲的，例如我在三十年前，就來這裏打天下了，還不是以一個小工爲開始，只要肯發奮去做，是可以做出成就來的，怕什麼？」

然後，滔滔不絕講述自己事業的奮鬥史，面前的兩個年輕人，不迭點頭，更加插一些恭維的說話，極討道老頭子的歡心。

要不是有人打電話來找他，黃亨還未想結束對他們的教訓呢。

兩個年輕人已感不耐煩，又不敢告辭，一聽電話響，仿如救星駕到，李偉生忙道：

「不打擾董事長辦事了。」

「好，好，就這樣決定吧。」黃亨揮揮手，示意他們可離去，才拿起電話聽筒。

黑魔術

現代江湖實錄之六　田長歌

六五：堂口分支

廖大爺曰：「講到撈呢一行，我廖大爺認第二，有人認第一。」

阿倫張曰：「不過你早已金盆洗手喇！」

廖大爺呵呵笑，曰：「唔一定，如果利錢好，我一樣做番兩單，細佬，出來撈唔好死牛一面頸，嗱，我放低張咭片，得閒搵我傾下喇！」

不久，客家周鬱到門鬥聲，霸然廖大爺已搬開一〇〇八號舖。

有时，對方話未返到，於是找波會，對方話未返到，於是打傳呼機，波會好快覆機，阿倫張曰：「波會，你搵定班煞食手足，來酒店磅住我。」

波會曰：「有冇唔妥？」

阿倫張曰：「總之有多少麻煩。」

波會曰：「條老嘢究竟何方神聖？」

阿倫張曰：「明日再講，總之係鬼見愁，條友唔嘢少。」

波會曰：「咁我是否馬上調動手足到酒店呢？」

阿倫張曰：「不必，明日你來同我飲早茶，另外搵手足跟住，不必露面。」

阿倫張講完收綫。客家周好興奮，起碼可以估到，這個阿倫張返來唐山，可能做大單世界，而但同廖大爺對白亦可知二人有過交易。

客家周馬上耀錄音帶返仁義堂與衆手足商議對策。

師姐容剛喏上床，奉召返去仁義堂開會，商議結果，一致認爲阿倫張係食大茶飯之人，以前同老鼠王廖大爺交易過。

至於波會，自稱係雙龍會雙花紅棍，照睇亦係花旗堂口分支，今次阿倫張返來，顯然有所爲。

阿七曰：「詮來詮去仍然有法子同巴辣龍失踪事拉上關係，另外大圈仔黑鬼全單嘢亦奇。」

碧血情仇

石秋　文・峰石　畫・秋

二：武林三痴

游翼里嚕了口氣，游目四望，見朱雀對付上官揚武，游刃有餘，而司馬琴跟三才書生亦旗鼓相當，至於岑紅姑雖然受傷，但估計短時間亦可敵得住岑高，至此以爲已穩操勝券，他打了個哈哈，道：「三才書生，在下估計你是想將你四個徒弟全殺掉才心息！」

三才書生聞然一醒，急忙尖嘯一聲，道：「岑兄，上官兄今日天不助美，改日再來，走吧！」

司馬琴那具大瑤琴舞得風雨難進，將三才書生的退路全封住，道：「要想走，那有這般便宜的事！」

朱雀也道：「不錯！上官跛子，你將另一條腿留下來再走！」

上官揚武大怒，可惜朱雀武功在己之上，只能將怒火硬生生抑住。不料岑紅姑忽然退後，道：「讓他們走！」

離開，臨走還丟下一句話：「司馬兄，難道你還不知道，紅姑已是區區的人？她怎捨得爲難區區？」

岑紅姑粉臉罩霜，正想改變主意，叫朱雀將他截住，但三才書生已逃飛冥冥。司馬琴跟年輕人一樣，滿懷酸意地問：「紅姑，他……他說的可是眞的？」

岑紅姑更爲着惱，氣得說不出話來，游翼里笑道：「司馬前輩也相信他的話？岑前輩若是這種人，您又怎會爲她顚倒神魂數十年？」

司馬琴恍然大悟，更有遇知己之心，聞言大點其頭，道：「是極是極！是我自己急胡塗了！」

朱雀